

溪城物理二三事

張碧容 / 東吳物理 91 級

美國南卡羅萊那州 Midlands Technical College 研究分析師



記得剛進東吳物理當大一新鮮人的時候，第一個震撼教育就是：每天都有早上八點的課，而且，老師一定點名。當時我還住在家裡，每天通勤上學，只要錯過了一班車，就趕不上第一堂課。不過，有時候遲到，老師們都會通融一下。

物理系最有趣的課，相信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說：「近代物理！」。劉源俊老師是教我近代物理課的老師，也是我遇過最能跟學生互動的物理老師了。即便之後在國外唸物理博士班，我們系上做物理教學研究的教授也很難在高階物理課營造出像劉老師課堂上一樣的氛圍。

我是個懶學生，很少上課前溫習課本，但是，每每上劉老師的課，前一天，我都會花一小時好好看一看上個禮拜老師教的內容，以免在課堂上被老師問到答不出來。一次上課，劉老師喉嚨不適，沒說幾句話就卡住出不了聲，那天我帶了一罐水放在桌上，老師急急忙忙借去喝了一口，潤潤喉。後來課也正常上，不過，那天老師在課堂上反常的只講課，沒有再問我們太多的問題了。

從文化大樓順著臨溪路一路走到至善路，這一段是我大學四年最常走的一段路。雖然當時系館在超庸館，由於修了兩年的專題實驗課，我的暑假和課後時間幾乎都泡在陳昌祈老師和吳恭德老師的實驗室裡，實際上待在系館時間反而很少。在實驗室跟在課堂上學東西很不一樣，在實驗室裡，老師們總是會在實驗的過程中，用很簡單的方式把很抽象的理論給演示出來，很多次都讓我記憶深刻。

還記得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位同學把陳昌祈老師的雷射裡共振面鏡調焦距調偏了，老師花了一個多小時才把雷射校正回來。當再次看到雷射出光的剎那，我才領悟到課堂上算的雷射共振腔在真實的雷射是意指什麼。當時我害怕陳老師會把我們轟出去，幸好老師非常有耐心，並沒有責罵我們，事後並講解了整支雷射的裝置。

大三的上學期，我選了吳恭德老師的專題實驗，記憶中題目大概是：「RS232 和 GPIB 卡自動控制與數據存取」。我當時對電腦硬體和編譯程式語言完全一竅不通，這一整年，扣除上課和準備考試，其他的時間幾乎都在實驗室裡摸索著電腦 I/O 裝置讀取和如何編譯 BASIC 和 Turbo C。後來這些知識，都變成了博士班架儀器的基礎。

畢業之後，我考上了研究所。拿到了碩士學位，之後又繼續申請國外的物理博士班。直到現在出了社會，以前在學校學的東西，就像是烙印一樣烙在腦海裡。雖然物理系在求職市場裡並不吃香，進了職場之後才發現，這些以前在學校學的知識自然而然地成為我最堅實的後盾，幫助我在職場上披荊斬棘，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困境。對於物理系老師和同學的感謝很難三言兩語說得完，如同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